

# 人生的“三把钥匙”： 自省、自律、自爱



《道德经》中有言：“知常曰明，不知常，妄作，凶。”知晓按照常理做事的人，叫做明事理的人，这样的人做事能坦然公正，如此才能将事情办得周全周到。而不按照常理行事的人，就会胡作非为，常常给自己和他人带来恶性的后果。

明事理的人，往往具备人生的这“三把钥匙”：自省、自律、自爱。

## 1 自省

人们常说：“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”

善于了解他人是一种聪慧的表现，而善于了解自己并能及时反省，则是一种难得的智慧。

《韩诗外传》中记载了一段“孟子欲休妻”的故事。

一天，孟子忽然走进屋中，而后脸带怒意转身出去了，他对母亲说，要休掉自己的妻子。孟母知其缘由后，对他说：“这件事过错在你。”

事情是这样的，孟子闯进屋中看到了妻子两腿叉开而坐，古人认为这样的坐姿无礼，所以孟子很生气。

而《礼记》中说道，进内室的时候，眼必须往下看，防止自己不小心看到别人的过错。是孟子忽然闯入内室，无礼在先，所以孟母说是他的过错。

孟子回到自己屋中后，思考着母亲的话，反省自己错在哪里。

醒悟过后，他和妻子来到母亲面前，当着母亲的面郑重地给妻子道歉，二人又和好如初。

《礼记·乐记》中说：“好恶无节于内，知诱于外，不能反躬，天理灭矣。”一个人，遇事唯有自省，不逃避责任，不责怪他人，如此才能不断修缮自身，变得更加优秀成熟。

人只有懂得自省，抛弃自以为是的想法，才能照出自身不完美的地方，获得真正的成长。

## 2 自律

《道德经》中有言：“胜人者有力，自胜者强。”能战胜别人的人，具备杰出的能力，而能够战胜自己的人，才是真正的强者。

屈原是战国时期著名的爱国诗人。小时候，他有段时间经常放学后不回家，家人问他，他总是神秘地笑着说：“我肯定是没有去做坏事的。”可家里人还是不放心。

一天，屈原的姐姐悄悄地提前赶到学堂，看到其他学生都三五结伴地跑去玩耍了，迟迟没看到自己的弟弟。当同学都走完了，她才看到屈原一个人走了出来。她在后面悄悄地跟上，看到屈原走进了一个山洞里，找了块青石坐了下来，随后掏出一卷竹筒，低声吟诵起来。

家人这才知道，他是战胜了自己贪玩的欲望，独自在此认真苦读。

《荀子·正名》中有言：“欲虽不可去，求可节也。”人的欲望虽然不能去掉，但可以对它加以节制。

自律是一个人循序渐进变精彩的过程，长时间的坚持，扔掉懒散的坏毛病。

自律不难，不需要做“大事”；自律很难，是要积跬步，以致千里。

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，很多人都焦躁不安，心为物役。唯有摆脱外界的纷纷扰扰，重塑内心的安定从容，才能在人生之路上逢山开道，奋勇前进。

## 3 自爱

《道德经》有言：“自爱不自贵，故去彼取此。”先学会自爱，而后才能爱人。如果连最基本的都做不到，那么也难以得到别人的尊重。

齐白石是我国著名的国画大师，也是世界一流的画家。1937年，齐白石在国立北平专业艺术学校做教授。他看到当时的北平已经被外来侵略者占领，便立即辞职，在家闭门不出。哪怕冬日天气寒冷，也不愿接受任何的施舍。

一天，几个外来高官想登门来买他的画，他直接在门口张贴告示，不卖画。为避免与其纠缠，甚至写上：白石已死。

齐白石老先生不畏强权、高风亮节的品格，一直被后人所称道。

俗话说：“要人敬者，必先自敬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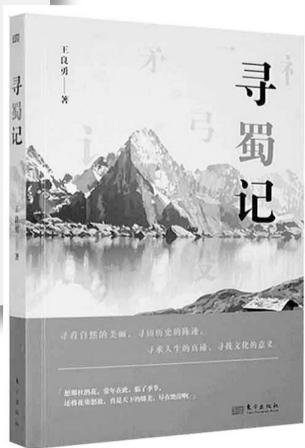
深以为然，自己不爱惜自己的名声，肆意地败坏，他人又怎么可能会尊敬你呢？做人要懂得自爱，方能爱护他人，而后获得别人的爱戴。

生命的尊严，来自于内在的丰盈，来自一世花开自在的坦荡。爱护和珍惜自己的生命，是最高级的生活态度。

人越是投入外在的漩涡里，越会在心灵上日益空虚。唯有时常自省，方能完善自身的缺点；懂得自律，才能逃离欲望的沟壑；自尊自爱，才会收获他人的尊重与信赖。

来源：人民网

## 领略行走之美



这本散文集，仿佛跟随作者的脚步在巴蜀大地漫游，眼前浮现一幅幅色彩斑斓的图画，那里的自然之美、人文之美以及性灵之美次第呈现。

宋代大诗人陆游写过《入蜀记》，以日记形式记载了他由山阴入蜀途中的所见所闻，明人何宇度赞之曰：“不异丹青图画，读之跃然。”王良勇的《寻蜀记》不是日记体，相仿的是大多文章开头写着出游日期，但也并未以时间为序；而且书名之“寻”别有意蕴，赋予作品主观色彩和主体意识。然而，作者并未刻意为之，出游好像没有需要达成的特定目标，而是随兴而动，按现在的流行语说，是“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”。他有时结伴而行，有时孑然一身，这倒符合蓬勃青春的做派，率性洒脱，轻松自在。就在这种看似自由随意的行走中，作者悄然实现了对美的寻觅和心灵的慰藉。

巴蜀大地山川秀丽、人文繁盛，需配之以优美的文字如诗如画地呈现出来，作者在这点上显示了自己写景状物的能力。如他写剑门关：“山峰上下如笋结，左右如云绕，高大而瘦削，像一条睡龙盘踞于此，惊人的气势，仿佛要撕裂碧落。”（《剑门天下壮》）再如写川西竹海：“进入竹林，我瞬间感觉到清凉萧爽。沟壑里大潭小潭，潭水干净清冽，一望可见底。四周修竹参天，竹叶荫翳间，碎点般的阳光钻下来，像捏碎打散飞溅的粉末。”（《行走在川西竹海》）这些句子是客观的描摹，也是主观的感受，修辞手法的运用既生动形象，又凸显了主体意识的观照，使自然景物之美跃然纸上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川蜀名山大川甚多，但“前人之述备矣”，作者更属

意那些默默无闻、不为人知的“小景”，愿为它们立传。这既是作者的写作策略，尽量规避大家熟知的景观，同时也增添了作品的“陌生感”和新鲜度。

作者在《自序》中说：“我想，大山、河流、湖泊、小镇、古寺等，都是有灵魂的，每一次旅行，我都感觉是在和它们对话。”参考马克思“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”的观点，“对话”就是对象化的一种方式。不管是自然美还是人文美，都应在其中加入灵魂的薪柴，共同燃烧。心灵和思想的浸润，比单纯外在的描摹介绍更能凸显游记散文的价值和意义。可喜的是，作者有着这样的文学自觉。《长相思，在碧峰》采取第二人称的叙述方式，将碧峰峡拟人化，款款倾诉自己的情愫，有很好的代入感。《诗人的高度》通篇并未写景，只是借凤凰山的高度说诗人的高度，来表达生命中对信念的执着。《邂逅粤绿华》不以景观为主体，却写起了游客，这种旁逸斜出，其实也是旅行中的常情，给行走平添了许多逸趣。人间处处有风景，美无处不在。“缘此，我才提醒自己须更加慎重、尊敬每一个结缘的山水、事物、人，因为这点认真，总是无意之中撞出几分欣喜来，让人有向上的精神和希望。”（《出户寻白云》）行走的意义或许也正在于此。

如今，旅行越发展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日常，行走在山水间，陶然忘机，美美与共，能够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。这给游记散文的兴盛提供了机缘，但如何打破因袭僵滞的艺术藩篱，写出具有时代新气象的作品，是值得思考的一个命题。

刘江滨

游记是现代散文中颇受青睐的一种文体。但随着时代发展，拍照、拍视频成为人们记录旅行生活的主要方式，游记散文面临挑战。若欲摆脱“导游词”之讥，就要在写景状物、心灵的浸润与在场、个性化视角与表达等方面下功夫，写出文采，让行走之美以充盈的状态、召唤的姿态充分展现。从这一点上说，王良勇的《寻蜀记》有令人惊喜之处。读